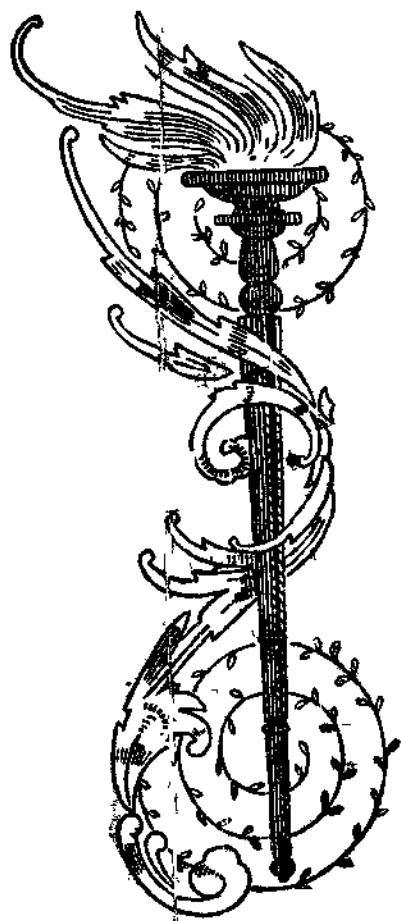


醒世姻緣傳



第八十八回

薛素姐送回明水

呂廚子配死高郵

狠命追船急若梭，

追着急

待如何？

神靈不憤起風波，

托身附話，

作怪與魔。

被拐一雙驢。

便宜得處莫誇多。

逆旅揚州難入羅，

歪心猶自不消磨，

告官下毒，

重犯金科。

牢洞把尸拖。——右調青玉案。

薛素姐住在尼姑庵內，把那罵公婆打漢子的惡性都收藏沒有用處。韋美按日

供柴，計時送米；恐怕吃了禿老婆的小菜，還不時送錢買辦。

素姐吃了韋美家的茶飯，却與老姑子漿洗衣裳，與小姑子製造僧履，淘米做

飯，洗碗擦鍋，好生勤力。只說做和尚的個個貪狠，原來這做姑子的女人，沒了

兩根頭髮，那貪婪狠毒便也與和尚一般。這個菴裏的老尼從天上掉下這個女人，吃了別人家的飯，安安靜靜倒心伏計的與你做活，却該十分慶幸纔是。他却要師徒幾個都指靠了素姐身上，要韋美供備米糧，自家的米缸豆甕整日開也不開。起先送來的米一斗可吃八日，漸至斗米只吃了三日。韋美也略略查考。老尼道：『這位女善人，起初時節，想也是心緒不佳，吃飯不動；如今漸漸的懷抱開了，吃了不飽，飽了就飢。韋施主，你爲人爲徹，這也是收束不住的事了。』

依了韋美的念頭，有錢的人家，多費了幾斗米，倒也不放在心上。禁不得那渾家日逐在耳邊頭咕咕貼貼，疑起心來。更兼韋美沿地裏打聽那呂祥的蹤跡，沒有下落，走到姑子菴內，對素姐說道：『你在此住了這將近兩月，拐騙的又尋找不着，天氣又將冬至數九的時候，你家下又沒有人尋到這邊，我要備些路費，差個女人送你回去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』素姐道：『若肯送我回去，又着個女人作伴，感恩非淺！我身邊還有帶得盤纏，算起來也還夠到得家裏；只仰仗差人雇頭口便

好。」老尼道：「你家中又沒了公婆，丈夫又見在遠處做官，瞎子迷了路，你在家也是閒。這等冷寒天氣，男子人脚下纏了七八尺的裹脚，絨襪，棉鞋，羊皮外套，還冷的像「良姜」一般。靴底厚的臉皮，還要帶上個棉眼罩，呵的口氣，結成大片的琉璃。你吹彈得破的薄臉，不足三寸的金蓮，你禁得這般折挫？」下

在店家，板門指寬的大縫，窗楞紙也不糊，或是冷坑，或是冰床，你帶的鋪蓋又不甚溫厚，你受得這般苦惱？依我好勸，只是過了年，交了三月，你再回去不遲。

飯食是不消計論。若韋施主供送不便，小庵中四方施主的齋供，也不少這女菩薩的一碗稀粥。」韋美道：「我要送狄大娘回去，是完我一場的事，豈吝惜這吃的

升斗之米？若說路上寒冷，這狄大娘你自己主意，我便不好強你。」素姐道：

「思家心切，寒冷我也顧他不得。路上辛苦，到底是免不得的。丈夫雖不在

家，尚有家事用人料理。」韋恩人，你還做主送我回去。」韋美道：「既是主意

已定，我連忙收拾打點便是。」

老尼見留素姐不住，年節將來，沒有了人做活，沒有供米，好生不喜，背地仍十分苦留，說天冷唬他不住，又說路上滿路的響馬，劫了行李還要吃人，女人年少標致的捉去壓寨，醜老的或是殺了煮吃，或是拿去做活受苦。大約都是此等話

頭。幸得素姐似響馬的人，那裏還怕甚麼響馬，一心只是回家。章美去買了一個被套做了一副細布鋪陳，做了棉褲，棉襖，背心，布裙之類，農隙之際，將自己的空閒頭口，撥了兩人，一差了一個覓漢宋一成，僱了一個伴寧隋氏，一當日家裏辦了一桌葷素酒菜，請素姐同老尼到家送行起身。

原來這章美的娘子是一個絕色的佳人，平素極愛潔淨，見了素姐少了個鼻子，瘦黑的兩大窟窿，身子陪坐，把個頭別轉一邊，就是低了不看。勉強陪了一會，止不住往外飛跑。剛到門，呼的一聲，嘔吐了一地，頭眩惡心不住。扶進臥房睡下。

素姐吃完起身，章美的娘子也不會出送，止有章美合老尼送上頭口。風滾水

宿，不日到了明水。一路平安，無有話說。

只是素姐那日自家中起身，並不曾說與一個人知道。住房的人，只見呂祥回家，當時不多一會，素姐同呂祥都不知去向，遙地裏被人無所不猜，再沒有想到是趕狄希陳的船隻。龍氏家中求神問卜，抽籤打卦。薛如才弟兄兩個又不肯四下出招子找尋。每日娘兒們家反宅亂。

那日素姐忽然到了家，跟着宋一成合伴婆隋氏，衣裳不整，面帶風塵，腳沾黃土。龍氏聽見素姐回家，飛風跑來相抱而哭，方知道是趕船不上，呂祥拐了騾，將身流落尼菴。幸得遇着好人，差人送回，家內着實款待那宋一成合隋氏，留住了三四日，每人與了二兩盤纏，又每人是二兩犒賞。軋了一百斤綿絨，四疋白綾綿緇，四十根大花布手巾，着了一個兌漢鮑恩回去謝韋美看顧。

素姐回到家中，兩腳蹣了實地，刻刻時時，心心念念，算計不出個法來把狄希陳拉到面前，口咬牙撕一頓，洩洩他的恨氣。

再說呂祥自從那日撇下素姐，憑他在戲場上與河神作鬧，他且回到店家吃的酒醉飯飽，屁股騎着坐騾，手裏牽着看騾，一直徑到揚州城裏，尋了店家宿下，說他是個販騾馬的客人，趕了一羣騾馬，約有三十四頭口，來到離淮安三十里外，撞見山上的一夥大王，盡行劫去，被他苦死央及，揀了三頭不濟的騾子還他。因沒盤費，在淮安金龍大王廟裏賣掉了一頭騾騾，今止剩得兩個，要尋主顧發脫。連住了幾日，因他說得價錢不對，凡來看的，都講不上來，去了。

一日，這呂祥合該晦氣，淮安府軍廳裏人來了兩個下關子的公差，同在一個下處，見了兩個牙行，領了兩個人看騾，呂祥在傍說價。一個六歲口的黑騾騾，說了五十兩銀；一個八歲口的黃兒騾，說了二十五兩。那經紀把呂祥看了兩眼，說道：『這騾情管不是你的；不然，你怎麼說的都是沒細的價錢？』那兩個差人也在傍邊觀看，問說：『你這位客人是何方人氏，來此賣騾？』呂祥道：『我是山

東兗州府人，姓吳，久慣販頭口生理。這淮揚一帶，我一年十二個月倒有十個月住在這裏。」差人道：「你說淮揚是你久住之地，總漕軍門的衙門是在那廂？」

漂母祠韓信的釣臺瓊花觀迷樓竹西亭都在甚麼所在？」

呂祥道：「你真是個沒趣

的朋友！你們是個閑人，到處裏遊山問水的頑耍。俺只做生意的人，「針頭削

鐵」，有閑空工夫？吃着主人家的貴飯，住着主人家貴房，放着生意不做，且去

上甚麼釣臺，遊甚麼迷樓去？」差人道：「你說久在淮揚，僧且不要題那淮安，

你且說你揚州的舊主人家是誰？」呂祥道：「這就是我的熟主人家。」

差人問那主人，店家也只得含糊答應。差人道：「你這主人家別要把禍攬在

身上。這人不巧。」呂祥罵道：「賤瞎眼的狗頭！我那裏放着不巧？我不

巧，我偷你娘的×來了！」差人道：「你那裏放着不巧？一似在淮安府金龍大

王廟做過不巧來。你是跟那瞎一個眼少鼻子婦人的人，那婦人被金龍大王附在身

上，你乘空拐了驢子逃在這裏，你還強嘴？」

呂祥聽見這話，恨不得再生出幾個口來，合人折辨。怎禁的賊人胆虛，一雙眼先不肯與他做主，眊眊稍稍，七大八小起來；其次，那臉上顏色又不合他一心，一會紅，一會白，一會焦黃將去；再其次，他那舌頭又不與他一溜，攪粘住了，分辨不出一句爽利話來。差人道：『你那個瞎眼的婦人如今現在尼姑庵內住着，告了狀，四散拿你。我們兩個正是淮安軍捕衙門的番當，緝了你這兩多個月。你却逃在這裏！』腰裏掏出麻繩，登時把呂祥五花綁起，要帶去空廟裏拷打，鬧動了滿街人。

地方巡視人役傳布了，本處的番手走來店內，見淮安差人將呂祥細綁，問道：『你二位是何衙門的差役，緝到這裏？』淮安差人說道：『這人是跟一個山東婦人來的。那日金龍大王廟裏有人還願，那婦人在廟燒紙，站住了看戲，被大王附在身上的那裏鬧場。他回到下處，把那婦人的行李騾子拐帶來了。那婦人幸得遇了個好人，送在個尼姑庵裏寄住，告了狀，正在嚴限緝拿。他却躲在此處。』

揚州捕快道：『二位取出海捕的批文來看。』淮安差人道：『批文留在家裏，不曾帶來。』揚州捕快道：『你既沒批文，怎就擅拿平人做賊？這是假充公差，拿繩來弔起！』

那呂祥跪在那揚州差人的面前哭道：『二位爺爺就是我的救命星君！不是二位爺爺作主，我這孤身單客，有冤何處去訴！』揚州差人道：『你且消停，我方略了這兩個，再與你說話。』一邊取出鐵索，要拴那兩個公差。淮安差人道：『我奉淮安軍捕衙門來揚州府關子關人，你敢鎖我，你後日再不必到我淮安！我約同了合衙門兄弟，你們但有到那裏的，見一個打一個，見十個打十個！』揚州差人道：『你的公文下了不會？有甚麼船票？』淮安差人取出船票來看，說：『關文已經投過，單等領人。』揚州差人道：『原來真是公門兄弟，我們實是不知，千萬恕罪！二位老兄此來原是不關，沒有領批拿賊。既在我們地方緝獲，讓我們拿他罷，二位兄回去，只在淮安本衙門，也混沒不得二位老兄的功績。』

我們同去拷問他便是。」帶了呂祥，拴了店主人，牽了兩頭驢子，都到一座空廟裏邊。

呂祥還待支吾強辯，揚州番役把呂祥的衣服剝脫乾淨，髑髏綑起，一根繩拴在樹的半中腰裏，鐵棍皮鞭，諸刑咸備，不忍細說。打了個不數。這呂祥只得把那跟狄希陳到京聽選，惱恨不與他全灶爲妻，挑唆素姐趕船，被河神附在身上，乘空揚驪逃走，一一招得明白。帶去江都縣見了捕官，夾打了一頓，錄了口詞，呈在堂上，又夾打了一頓，將驪子發在馬廠寄喂。

呂祥送監，關行繡江縣查問，查得呂祥招承的說話，一些也不差，回了關文。江都縣將呂祥取出監來畫供，問了三年刺配，呈詳本府，轉詳解道。那每處夾打，說也慘人，不必煩瑣。允了詳，定發高郵州孟城驛擺站。詳下本縣，叫了樂王，把呂祥那左小臂上大大深深的刺了兩個『竊盜』字樣，起了文書，抄了招稿，打了二十個送行竹板，餞了長解，押發前行，交付了驛官，打發到驛的收管。

原來這徒夫新到了驛裏，先送了驛書驛卒牢頭禁卒常例，這下邊先通了關節，然後纔送那驛官的舊例。禮送得厚的，連那殺威棒也可以不打，連那鐵索也可以不帶，連那冷飯也可以不討，任他賃房居住，出入自由；還可告了假回家走動。遇着查盤官點問，驛丞雇了人替他代點；這是那第一等的囚徒。若是常例不缺，驛丞的舊例不少，只是那爲數不厚，又沒有甚麼勢要的书啓相托，這便些微打幾下接風棍棒，上了鐵索，許他總網巾，打傘絡，討飯糊口；這是第二等的囚徒。若是年少精壯，膂力剛強，拈的輕，掇的重，拖得坯，打得牆，狠命的當一個短工，覓漢與那驛丞做活，這也還不十分叫他受苦；這是那第三等的囚徒。若是那一些禮物不送，又沒有甚麼青口書札相托，又不曾替驛丞做甚麼重大的活，這是不消說起，起初見面定是足足的三十個殺威大板，發在那黑暗的地獄裏邊，飯不許你討碗吃在肚裏，要死了伶俐，閻王偏生不來拘喚；要逃了出去，先不曾學得甚麼土遁水遁的神通，真是與鬼不差，與人相異；這是那第四等五等六等的囚徒。

這呂祥先在京師，凡是替狄希陳買辦東西，狠命剋落，喜得狄希陳不大會得算帳，兩三年裏邊，他也『鍾徐丘』了好幾兩銀。但這樣人得了這樣利，原得的困難，看得也便容易，這手攪來，那手撒去，也不大有甚麼積。就是狄希陳臨行，他雖然挾制預支了六兩工食，做了三兩多的衣服，剩下的，在京裏住了一個月，又算回家，狄希陳怕他唆撥，必定仍還與他銀子，所以都一湯的大鋪大騰的用了。來到家就跟了素姐起船。素姐乖滑，將那大塊多的銀子扁在自己腰間，不過將那日逐使的零星銀子交他使用。及至到了淮安，所餘也是有數的。到了揚州，指了兩個驛，算計要賣許多銀兩，主人家只管賒與他飯吃。後來犯事到官，腰裏也還有七八錢銀未使，被應捕搜得去了。兩個驛子變價入官了。在監裏的時候，討那囚犯們的殘湯滷醋救餓充飢，僅不得死。發配在路，長解就着干係，怕他死了，討不得收管，煞要費事，只得每日些微買碗粥湯叫他挨命。交付了驛官，他却再那裏有個板滓送甚麼常例。打的那棒瘡爛見了骨頭，要討個銅錢買個

膏藥，也是可憐見沒有的。

這不消說得，穩穩的是第六等囚徒。就是這呂祥一個。你說沒有錢使，又

沒有分上，或者小心下氣些兒，也還有人憐你。他却矮着一葫蘆子毛尾，多棱的

一雙眼睛，不可人意的一副歪臉，他眼裏還沒有那個驛丞。那驛丞問道：『據那

抄來的招上，你也就是極可惡的人，這是真也不真？』

呂祥道：『我知道麼？

說我是真就是真，說不真就不真。』驛丞道：『你這話是答應我的麼？』呂祥

道：『我這們話兒，在北京城裏不知答應答應多少大老爺們哩，偏老爺你又嫌我答

應的不好哩！』驛丞道：『京裏大老爺們依你這們答應，我官兒小，偏不依你這

們答應！真就說真，不真就說不真，你待說不說的呢！——拿下去，使大板子着

實打！』呂祥道：『老爺且別打，遲了甚麼來？』驛丞道：『快些打了罷！

我性子急，慢甚麼慢！』呂祥道：『只怕打了揭不下來呀！』驛丞道：『揭不

下來，叫他爛在腿上！』不由他調嘴，尖尖的三十大敲，敲來敲去，敲的個呂祥

的嘴稀軟不硬叫老爺，口裏屎滾尿流。打完，叫人拖在重囚牢裏，白日加緊，晚上押，不許鬆放。

他對了那些牢頭禁子說道：「我也不是無名少姓，我也不是真正偷竊。」

闊大學士呂蒙正是我的大爺。姪兒是舉人。我家裏也有二三千金的產業。只是這一時「龍遊淺水遭蝦戲，虎落深坑被犬欺」！你只留我口氣兒，你們的便宜。我昨日遇着俺家裏人往淮上賣麵的，捎信到家去了，待不的一個月，情管就有人來。那時我有恩的報恩，有仇的報仇。喜懽也在你們，後悔也在你們。」說得那驛卒們欲信不可，不信不能，背後說道：「天下事都不可知，看他在本官面前大意拉拉的，一定是有些根基的物件。萬一叫他死了，官的嘴翻來覆去，有甚麼正經，沒人說話便罷，有人說話往我們身上一推。告狀要起人來，這也不同小可！他既說家裏人到，有恩的報恩，我們遭着這樣刁惡的人，也不消十分的拘禁，輪流每日給他幾碗粥吃，等到一月兩月沒有人來，再做話說。」所以呂祥

是被驛丞打了三十，倒也還不受以下人的大虧。

但這些禁卒怎的每日供他的飯食，做好做歹在驛丞面前周旋，將他上了鎖，脚上帶了腳鐐，放他出街討飯。他這個傲氣，別人討兩碗，偏他一碗也討不出來，常是一兩口水米不得沾牙。兼之低心慾賴，在那同鎖的囚徒裏面，一味咬羣，衆人合了一股，大家作踐。若不是有個救星，這個狗命，料想也是難逃。誰想這等歪人，遭了這等顛沛，他那死期不到，自然鑽出一個救命老官。

舊驛丞推陞了揚州府的倉官，新來的驛丞姓李，山東濱州人，擇了吉日，一般也出了張條紅紙到任的告示，升堂畫卯。頭一班一個驛書參見，第二班幾個馬夫，第三班就是徒夫。衆徒夫磕過一頭，呂祥又另自磕頭。

李驛丞問道：『這個徒夫係我山東人說話。』呂祥道：『小的是濟南府繒江縣人。』李驛丞道：『原來是同府的人。你犯了甚麼事，問這裏徒罪？』呂祥沒的說話。衆徒夫說道：『他來這裏做賊，刺了字，所以問的是這裏徒夫。』